

詩

經

說

約

詩經說約卷之十六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昇恭訂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

釋文偕音皆。徐音諧。說文云強也。

麟按集傳母叶蒲彼反古義絃韻

賢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賦也溥大率循濱涯也○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
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
厚如此○

疏義大夫行役而怨大夫不均蓋天子之大夫非一人也此則
指夫執政者而言○

通解大夫字賢字且依本文說○

麟按集傳下後五反與土叶賢下珍反與濱臣均叶古義下上
磨韻濱臣均時真韻

○四牡彭彭王事徬徬喜我耋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徬徬然不得已也喜善鮮少也以為少
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齊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耋
老而方壯旅力可以經營四方耳猶上章之言獨賢也
大全墨山謝氏曰此詩本為役使不均獨勞於王事而作此章
乃曰天子嘉我之耋老善我之方壯喜我之旅力方剛而可以
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為知己忠厚之至也

○辨按彭彭然不得息也。傷傷然不得已也。集傳二句亦本毛傳。然毛氏因隸四牡彭彭王事傷傷二句之下。故可云彭彭然不得息。傷傷然不得已。今為總注。而但增二也字。即繫賦也。之下。兩然字處。既不可作點。以兩也字句。又近禿。與般般然痛也。句亦同一未。皇簡點之失。○集傳彭叶鋪。即反。傷叶布光反。彭叶鋪。即吾。其中方言亦然。古義陽韻。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賦也。燕燕安息貌。瘁病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而下。則方言其不均之實。然亦不過以。

增釋鞅掌。煩勞失容之狀。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也。或燕燕而自居於休息。或晝寤而力為國事。或息偃在牀以自逸。或不已於行以自苦。或笑居而不接人。或憂慘而自極劬勞。或栖遲于家而偃仰自適。或煩勞於國而儀容不整。或耽樂飲酒以自樂。或慘慘畏咎以自憂。或出入風議而親近從容。或靡事不為而疎遠勞勩。

麟按此輔注。所謂緊對發議之略也。○集傳議叶魚羈反。古義酒咎有韵。議為支韵。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兮。

興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疾病也。此亦行役勞苦而愛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汚之。思百憂則病及之矣。

孔疏言將扶進者。以大車須人傷而將之。是為扶車而進。導也。疏義此皆事之可戒者。故因行役所見。而用語相呼為興。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大全廣源輔氏曰。戒之以無患者。言姑置之。勿以為念也。不然。造所以自病而已矣。

通解百憂較重在役之勞苦上。

六帖言百憂之不可思。正其愛之深也。

說通何氏曰。憂而敢思。猶可言也。愛而不敢思。不可言也。

麟按。疾字集傳無叶。大全劉氏曰。當作疾。與瘠同。着貧反。然據

字彙。疾都禮反。又升。着貧反。音氏。即引此詩為證。則亦不必云

當作疾瘠也。且字彙亦無痕字。今按古義。疾武中翻。趙頤光

云。多我靚瘠之瘠。即此字。石經作瘠。俗按。疾瘠所以有氏音者。

古文如昏結等字。或从氏。又或从民。且云以民得殺。然則氏民通用。當是字畫相近。傳寫致然。此疾字下从氏。或亦通从民也。豐氏本作疾。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息百憂。不出于類。

興也。冥冥昏晦也。類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通解人心有憂。則耿耿然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此所以無思百憂也。

六帖類訓。小明。凡人有一事關心。則此心全向此處。芥蒂只見。有此一事也。

麟按集傳冥叶莫迴反古義迴韻

○無將大車維塵難兮無患百憂祇自重兮

興也雖猶蔽也重猶累也

呂記王氏曰凡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輕而速為物所累則重而遲

麟按如王說則集傳雖重雖各有二音然以去聲為正○今俗諺謂重亦曰累墜然語意則只如云自累自家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上天昭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光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

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賦也、征行、徂、往也、先野、地名、蓋遠策之地也、二月、亦以真正、
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共人、僚友之
虞者也、懷思、思、網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
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虞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
也。

孔疏以言初而又吉、故知朔日、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
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

呂記朱氏曰、其毒大苦、謂憂之甚、

輯錄謝氏曰：載再也。離歷也。曰愛曰毒，而又曰太苦，其情有大不堪者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明明上天，炤臨下土，宜無不察也。故呼而訴之。

通解：此詩大夫自傷之役，而因戒僚友作也。

麟按：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起念在彼感傷在此，即伏末章。然共字偶同，不必謂即請共共字。大全謝輔說皆非也。即謂共人為敬恭之人，亦是微詞。不然，豈有既稱其恭而又戒之以不可不恭者乎？但恭人比勞人畢竟不同，則不均之感亦在。請者會。

大意可也。章十二句亦當四句一截。集傳野叶上與反古義。廣韻○照。武廟諱。今文通作昭。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哉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曷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曷曷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

麟按。此章集傳只至八句止。後四句不注者。因上章之文也。憚之訓勞。亦本毛傳。解與大東憚人俱音丁佐反。同。嚴緝多之去。

殺是也。此云憚我。猶言勞我。暇。傳叶胡故反。字彙音互。張平
子東京賦。因秦宮室。據其內庫。叶作雒之制。我則未暇。賈誼服
賦。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服來萃。私怪其故。俱同古義。遇韻。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曷云其還。政事愈感。歲聿云暮。采蕭穫菽。
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賦也。真暖感。急始遺戚。憂興起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言
以政事愈急。是以至此歲暮而猶不得歸。又自咎其不能見幾
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
麟按此章集傳亦至十句止。感集傳叶子六反。字彙音足。古義

屋韵。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教以女。
 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恒常也。靖與靜同。與猶助也。穀祿也。
 以猶與也。○上章既自傷悼。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
 以安處為常。言常有勞時。勿懷安也。常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
 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蘇傳有久勞於外。則必有久安於內者。其故告之。使無以安處
 為常。

穀經。賡曰。式用也。

大全墨氏謝氏曰。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共如温共朝夕之共。
通解靖共二句。言當致職而且親賢也。正直是助。是去助正直。
使得以行其志。罄其所長意。式穀與汝。是永保祿位意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賦也。息。猶廢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皆大也。
麟按集傳。福叶筆力及。古義職韵。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淋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將將。鼓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連水軍入海。湯。

泚泚騰之貌。泚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
既鎮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以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
子不能忘也。

孔疏。鼓擊其鍾。

嚴緝。古者作樂必先擊鍾。所謂金奏也。

大全。信陽軍。即今汝寧府信陽縣。隸河南。漣水軍。即今淮安府
安東縣直隸。

通解。泚人君子。指文武成康之盛。王而言。懷允不忘。如實勞我
心之謂。

六帖但懷其人不言其懷之所在含蓄無盡矣

○鼓鍾喑喑淮水清清憂心且悲泚人君子其德不回

賦也喑喑猶將將清清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

麟按曰其德不回下又曰其德不猶意已漸出集傳喑叶居奚

反清叶賢鷄反古義支韵

○鼓鍾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泚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鼗大鼓也周禮作皋云皋鼓尋有四尺三洲淮上地蘇氏

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清清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

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

嚴緝憂結於心為之幼動

大全安成劉氏曰集傳所引周禮攷工記鞀人文也然地官鼓人又云以鞀鼓鼓役事則字亦作鞀矣注云長丈二尺即尋有四尺○東萊呂氏曰三洲作詩者賦當時所見也

麟按集傳鞀叶居尤反古義尤韻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賦也欽欽亦殺也磬樂器以后為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箏箏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欽樂則是而人則

非也

通解上三句言今日樂音之和猶古之樂音也下二句言今日樂舞之正猶古之樂舞也同音合言四者堂上堂下之樂相諧所謂純如也不僭分言三者只是音律分明疾徐有節意所謂皦如也以雅不僭言歌雅歸於雅如雅頌各得其所以南不僭言歌南歸於南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箏不僭言箏舞歸於舞如萬舞有奕

六帖末章之辭愈隱其意愈微蘇氏注是言外意

麟按此篇各章俱在三句截同音合四者是箏歌俱兼鐘則為

五者以鐘亦堂下也。然鼓鐘句只領頭不入，亦得簫繁舞者觀。簡兮左手執籥，語可見也。集傳南叶尼心反，借叶七心反，古義假韻。

鼓鐘四章章五句

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略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

大全新安胡氏曰：歐公云：鼓鐘序但言刺幽王，不知刺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於淮上矣。然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夷及淮夷已

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固當然。而詩文亦不明言其為幽王也。故集傳以為未詳。又曰：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賦也。楚楚，盛貌。寤，寐也。茨，蒺藜也。抽，除也。我，為有田祿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與翼翼皆著盛貌。露積曰庾。十萬曰億。饗，獻也。妥，

安坐也。禮曰：詔安尸。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為尸。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也。介大也。景亦大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言蒺藜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為此事乎。蓋將使我於此。藐黍稷也。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為酒食以饗祀。安侑而介大福也。

鄭箋：蒺藜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孔疏：既言露積為庾。則庾在於空。非有可滿之期。言互辭者。庾舉億為多。以至億為滿也。又言喻多。明非實然。以為酒食者。謂

鬱鬯之酒以灌、朝踐酌醑、饋熟酌盞以獻。此至於尸醑以酢諸
臣皆為用酒也。當饋獻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為
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備勸之。由祭祀以禮。神所歆享。故以
得大夫之稱也。○枋尸入。祝延之入廟。與而行灌禮。至朝踐祭
統注云。天子諸侯之祭。延尸於戶外。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於
戶西南面。注又云。至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
方升。坐於主北。為即郊特牲曰。舉牢角詔安尸。注云。安安坐也。
尸始入。舉奠。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
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肯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

呂記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安尸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注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疎之宜

嚴緝經有二棘以彼棘心園有棘酸棗也此詩以棘配茨及青繩以棘為樊非彼酸棗也舊不指為何物今按釋草云棗刺郭璞云草刺鍼也釋云方言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棗自閩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

輯錄筮尸用無父者祭祖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天子諸侯取卿大夫有壽者謂之公尸○儀禮特牲侑飽後然後主人

酌酒獻尸

大全廬陵李氏曰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則全於君。

通解古人泛指如下章維禹甸之。非指先祖言也。饗祀就神言。妥侑就尸言。饗言之。皆是致敬於神也。此章專指酒食言。

講意享於祖考之前。祀于宗廟。是方奠妥侑。是既奠。

說通首四句。只是述酒食之緣起。不甚重。黍稷以未獲言。倉庾以已獲言。

麟按名物疏。云享祀雖總於祭。因在前。則為灌及朝踐。○郊

特牲云、周人尚臭、既灌、然後迎牲、詔祝於室、生尸于堂、注云、謂朝事也。○疏又云、妥侑當饋食之節。○禮書云、燕定詔於堂、然後迎主於與、尸坐其北、主人拜妥尸、而奠爵舉焉、俎則載合亨之孰、而簋簠之黍稷進焉。又云、周官掌次、祭祀張尸次於廟門之西、及其入也、主人立于阼階、東西南面、尸盥而進、升自西階、主人升自阼階、祝從尸、主人併祝、尸入、即席、東面而坐、祝主人西南而立、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而接祭。○太祝云、辨九擗以享右祭祀、注云、右讀為侑、勸尸食而拜。又云、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鄭氏云、食大名小數曰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

卜三飯十五飯。賈公彥云：一口謂之一飯。士三飯，即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集傳。祀叶遠織反。侑叶夷逸反。福叶音辟。大全叶筆力反。○詩雖皆以二句為一連，然此篇前三章語意亦多有參差不齊者。此章一二三四五六俱二句一連，不必言我。食至酒食，以饗至景福，似各三句一連也。○鄭司農云：尸次尸更衣帳。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祀祭于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濟濟跄跄，言有容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剝其皮也。

亨。煮熟之也。肆。陳之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禘。廟門內也。孝子不
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待賓客之康也。孔。岳也。明
猶備也。若也。皇。大也。君也。保。安也。神。保。蓋尸之嘉稱。楚詞所謂
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孝孫。主祭之人也。廣。猶福也。
鄭箋。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
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孔。跡。曲禮下曰。大夫濟濟。士。瞻瞻。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
趨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瞻瞻也。亨。謂煮之使熟。行葦
云。肆。筵設席。肆。是設之言。故為陳也。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敝。注

云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相之、豚解腥之、是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體解爛之、是煮熟之者、禮運又曰、然沒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謂分別骨體之貴賤、以為衆俎也、是詳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每云佐食奉俎、內是奉持而進之、定本持作將、○釋宮云闈謂之門、李廴曰、闈、廟門、名、孫炎曰、枋謂廟門也、彼真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其迎諸侯之臣、設於廟門內也、繹祭之枋、在廟門外之西、此王祭之枋、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在門東、以祭當在門西、大奔祭之門內、為待賓

客之虞耳。

呂記王氏曰：凡祭，裸必求諸陰，燔蕭求諸陽，索祭求於陰陽之間。夫遊魂為變，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所故祝祭于坊而祀事所以孔明也。○又曰：夫然，故先祖是皇，神保是饗，而孝孫有慶矣。○丘氏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

嚴緝主人自慙而疑之，鮑音促。○錢氏曰：濟濟陰陰，大夫士從君牽牲之容也。○或剝內饗之事，或亨亨人之事，或肆外饗之事，或將小子之類之事。

豕，豕，牲體則陳之，穀則進之，剝亨肆將皆潔牛羊豕燕當之事。

而當崇濟濟踏踏一句則無不敬也。○皇大地君也言神來而
慶尊位。○此章專主牛羊言。

大全安成劉氏曰：門內待賓之處，即大門之內，屏牆之外，人
君生時所寧立見賓之地，在寢謂之寧，在廟謂之祊。○慶源輔
氏曰：君也者，如府君之謂，所以尊之也。

通解：按周禮祭祀之聯司，從奉牛司，為奉牛，以此推之，公卿亦
必有人也。

講意：剝亨，句自治牲言，禘將，句自薦牲言，祝祭雖言求神之誠，
亦欲其饗是儀物也。神無形，故曰臆，是來格，意尸有象，故曰饗。

則者其飲食意

六帖儀文兼至備也。典則昭明著也。

麟按繫牛羊繫字注無明文。自孔疏以下多解作潔。至六帖說
通始云視牲而度其色純角正。然未知孰是。句理連絢則呂記
與講意頗明。大約烝嘗一截。或將一截。孔明一截。是饗一截。無
疆一截。然孝孫句承上起下也。集傳亨叶鋪即反。枋叶補光反。
明叶謨即反。饗叶虛良反。慶叶祛羊反。

○執費階階為俎。孔頌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
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鬻，竈也。階，階也。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豆，所以盛內羞。庶羞，主婦薦之也。庶，多也。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酢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莫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編也。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其室也。格，來酢報也。

毛傳。鬻，雍鬻。廩，鬻也。東西為交。邪，行為錯。

鄭箋凡適妻稱居婦事舅姑之稱也。庶，膠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古者於旅也語。

釋文內羞，房中之羞，或作肉羞，非也。膠，字又作俶。

孔疏祭祀時其當執爨竈之人皆蹻蹻然敬慎于事而有容儀矣。其為俎之牲禮甚博大。言肥膈而得禮也。○祭祀之禮，饗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雍人概鼎也。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概醜獻也。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言從獻者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知燔肉炙肝者，特牲兄弟燔從與此燔同。則賓長肝從與此炙同。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

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莫莫清靜而敬至者。言由能清靜恭敬。又至篤。故為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此豆實則菹醢也。周禮醢人注云。凡醢者。必先膊乾其肉。乃莖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甕中。百日則成矣。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饗。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醢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后夫人所主籩豆。唯有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籩則內宗

薦之內羞庶羞則主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為臣者以后夫人總
主之故也古者於旅也語御射記文引之者證笑語得時
呂記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
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醞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滌也尸飲三
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
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東萊曰
為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為一事誤矣
燔肉與炙肝豈得謂之孔碩乎味坊記之言則三代之祭祀洋
洋乎其可識矣

嚴緝丘氏曰為俎。謂載牲體于俎。

疏義為俎者燔者炙者皆執爨之人而皆蒙踏踏二字也。語勢與上章同。○內羞以黍稷庶羞以肉味。○特牲迎尸正祭之淡。主人獻尸主婦亞獻尸賓三獻尸尸皆酢酢畢主人獻賓及衆賓宗人公有司又獻長兄弟衆兄弟及私臣又獻內兄弟衆長兄弟及衆賓長各洗觶為加爵嗣舉奠弟子舉解於其長為旅酬佐食獻尸祝告利成尸出徹俎賓出。○卒度卒獲言無不合于法無不得其宜也。○內而主婦外而賓客及賤而執爨者無不敬以將事如此此神之所以饗而福之所以降也。○此章

以俎豆獻酬之事言。

通解此章緊要在階階莫莫卒度卒獲等意。大意似周頌清廟。但言有事於宗廟者之敬。而主祭者可知也。為賓為客不重筮。戒意大意言所為之賓客來助祭者於獻酬之時如此耳。其實不重在始之為之。猶上為俎孔碩為豆孔庶。大意言所為之俎甚大所為之豆甚多如此耳。亦不重于始之為之也。此要在當祭時言。獻酬四句。就賓客上說。但細分之。獻酬指賓客言。交錯指少長言。禮儀笑語即獻酬交錯中之禮儀笑語也。卒度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卒獲如笑不至矧語不至吳。執費三句是一

卷之六 下 禮記

套事。君婦二句是一套事。為賓四句是一套事。神保三句是一套事。

講意獻酬交錯。是獻尸之說。而燕飲非謂祭畢而燕也。神保就尸言。則祖考在其中。即補神格意。彼酢者。因上文等敬而酢以報之也。

麟按集傳。踏叶七略反。碩叶常約反。炙叶涉略反。莫叶木各反。庶叶陟略反。客叶克各反。度叶徒洛反。獲叶黃郭反。格叶劉鶴反。為賓四句。雖通解云一套事。然是兩句一連也。○馮嗣宗曰。按俎之制有四。虞曰。斲斷木為四足而已。夏曰。楹中足為橫。鉅

之象。斲曰楨。如枳楨之曲。繞周曰房。俎足下有紉如堂房。其長皆二尺二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其用之別甚多。一曰薦腥。謂豚解而腥之。殊兩肩兩髀兩胎與脅為七體。此上古之禮也。二曰薦爛。謂體解而爛之。又分豚解為十一體。以湯爛之。而不完全。孰。此中古之禮也。三曰薦熟。以其所爛者先煮于鑊。既熟則以鼎重煮之。升于俎。此近代之禮也。俎由鼎而升。有九。醢。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是也。去鮮魚。鮮腊則為七俎矣。公食大夫。禮上大夫九俎。下大夫七俎。是也。又去其二。則為五。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腸胃

從羊五鼎五俎是也。又去其二則為三。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三俎是也。此皆正俎。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以別也。○禮書曰：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在筮，腊在俎。脯常先於醢醢，常亞于魚。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有膚而無腸胃。腸胃常在先，膚常在後。以腸胃出于牛羊，膚出于下牲故也。魚鮮腊，下大夫之俎七，無鮮而昏。禮腊必用鮮，則用鮮者禮之所隆也。

○我孔燂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祖賚孝孫。必汾孝祀，神嗜飲食。

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齋既稷既匡既款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燠燠也善其事曰工茲芬香也卜予也幾期也春秋傳曰
易幾而哭是也式法齊整稷疾也正款戒極至也○禮行既以
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祝致神意以擬主人曰
爾飲食芳潔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
敬故報爾以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以各隨其事而
報之以其類也少牢緹詞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
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膺壽萬年勿替引之
此大夫之禮也

呂記善其事曰二本毛傳也李氏曰善于為祝者

嚴緝此章述飲福之事也

既義式禮莫愆言事有始終禮無間斷○上章絜牛羊者執爨者君婦賓客皆極其禮敬如彼此乃主祭者之敬其不替又如此○慤則不亂疾則不慢正則不邪戒則不忽皆莊敬之容也○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此字即指極而言之極訓為至則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少牢綴辭承致多福之承猶傳也來女孝孫之來請曰釐賜也即所謂承而致之也公卿大夫其禮皆然故引以為證

大全慶源輔氏曰禮容莊敬解既齊既稷既進既敷二句故報
爾以衆善之極解永錫爾極一句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解
時萬時億一句○安成劉氏曰羊豕曰少牢少牢饋食諸侯之
大夫祭禮也曲禮又曰凡祭大夫以索牛者謂天子之大夫也
此詩為天子公卿之禮故有絜爾牛羊之文也

麟按式禮莫愆之式鄭箋亦訓為法孔疏遂分祭祀之法與禮
儀註音然董氏曰式用也東萊華谷皆從之似董說較近矣工
祝致告此受嘏時祭禮將畢非既畢也下章工祝致告方是畢
時孔疏特牲少牢皆受嘏在前告利成在後下章工祝致告則

詩經說苑

卷之六

七

禮記

告利成事也。神無言。祝致之。而有言。故以云。祝致神意。尸有言。祝為之。迷其言。故下章云。祝傳尸意。孝祀無不備之物。禮容無不善之儀。故報之亦必備。必善是謂以其類也。孝祀一段重在百字。既齊一段重在極字。如幾。孔疏曰。言頌而即得不遲。晚也。六帖曰。所欲即得。與意相符。其略同。如式說通曰。天下有一事必有一法。福如之言繁多也。六帖曰。言簡足不少。欠恰似有簡法度。以齊之更虧。欠他不得。一般則文定更勝矣。百福泛說。衆善之極。講意曰。指處事說。本疏義。修身齊家治國之云也。然如此則得與百福有別。故可從。集傳愆起中。反與孫叶。此章十二。

句皆二句一連四句一截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賦也。戒告也。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南之位也。致告。祝也。戒告也。徂位。祭事既畢。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鐘者。尸出入奏肆也。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不遲。以疾為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

骨肉也

鄭箋具皆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謏。送尸而神歸。神安歸者。歸於天也。諸宰徹去諸饌。君婦奠豆而已。釋文謏。所六反。起也。

孔疏言皆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故云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謏。送尸而神歸。是尸與神為節度也。神無形。故尸象焉。知諸宰徹去諸饌。君婦奠豆而已者。以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蓮。知君婦奠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

之胙俎。注云：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末嫌其惰慢，故言以疾為敬。特牲少牢禮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歸賓客之俎也。又特牲曰：祝命徹胙俎豆，適設于東序下，所以留同姓燕也。此受軼之後，言祭畢告利成，送尸徹饌，與同姓燕之事。

既義祭則燕于寢，惟同姓得以昭穆序，異姓賓客不可與燕，故歸其俎。

夫全瘵源輔氏曰。禮儀既備。言其禮之無不舉也。鍾鼓既戒。言其樂之無不奏也。如此則祭事以畢矣。○少牢曰。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利成。注曰。利猶養也。成畢也。告利成畢。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遂出于廟門外。○廬陵李氏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為斷。○周禮。夫司樂曰。尸出入。奏肆夏。鍾師注曰。先擊鐘。次擊鼓。以奏時邁也。○安成劉氏曰。儀禮。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皆自徹而出。拜賓於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

賓也。主人以胙俎豆邊及尸祝兄弟之席。蓋宴族人於堂。主婦以祝豆邊及姑姊妹之俎。宴內兄弟於房。所以親親也。

通解燕私。正中庸所謂燕毛之禮。此只重親骨肉。說尊賓客之意。只落在此二句之中。因其親骨肉。見尊賓客也。或云當于嚴微句下。即補歸俎以尊賓客意。亦通。

講意吉利養之成者。安孝子之心也。

六帖俎齊孝孫之位。是孝孫主祭時酌尸之位。孝孫俎位之位。是即未祭時分列之位。戒訓為告。即告終之意。

麟按集傳戒叶訖力反。告叶古得反。為一韵。止起為一韵。尸歸

遲私為一節。凡主轉時說孝孫以下分四項。然亦以二句為一
連。四句為一截。○神保即尸也。然曰送尸而神歸者。神以尸為
體。尸歸則神亦歸矣。備言燕私之備。亦是具意。孔疏云。其諸生
兄弟。胥之使皆備具。是也。燕私。毛傳云。燕而盡其私恩。寵為分
析。集傳本此言。或語辭。或作凡既備矣。言與之燕。似亦可也。又
集傳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疏義本作往阼階上。以少牢語
證之。疏義本較合。○馮嗣宗曰。按尸出入。奏肆夏。天子之禮也。
古注以楚茨之詩為思古明王。故箋用周禮之文。朱子以為述
公卿有田祿者。力農奉祭。則與天子之禮不同。而此傳云。奏肆

夏○未○知○所○出○攷○之○儀○禮○大○射○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
肆○夏○則○諸○侯○得○奏○肆○夏○天○子○畿○內○公○卿○比○外○諸○侯○或○亦○奏○肆○夏
未○可○知○但○天○子○公○卿○及○諸○侯○祭○禮○止○無○所○據○託○朱○子○此○篇○之○傳
如○主○人○往○阼○階○下○西○面○聽○告○利○成○皆○準○少○牢○饋○食○
者○諸○侯○卿○大○夫○之○祭○禮○也○其○儀○告○利○成○後○祝○入○尸○謾○主○人○降○立
於○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無○鼓○鐘○送○尸○之○事○故○特
牲○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是○諸○侯○之○卿○大○夫○不○得
奏○肆○夏○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殺既將莫然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

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
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以寢也。且於祭既受祿矣。故
以燕為將受後祿而綏之也。爾歆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
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
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子子孫孫。當
不廢而引長之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廟及寢皆南向。廟屋五架。中架以南。通謂之
堂。以北則分其東為房。西為室。此大夫之制也。室有戶。牖。戶東

而肅西牖之內為與神位所在也。房之東室之西近南各有廟。爾雅所謂室有東西廂曰廟者是也。廟之後別為寢以歲祖宗之遺衣冠。祭時則投尸以服之。其寢如廟之制而無東西廂。爾雅所謂室無東西廂曰寢者是也。○孔氏曰。上章云。簡言燕私。以章即言燕私之事。又曰。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冠則同。故皆入也。○六帖至恩。易洽太和。流行故燕私之樂。為受祿之本。綏者保定。孔固之意。○神嗜六句。抑揚者。正是分派。前祿後祿處。○曰飲。食兼誠敬。壽考兼福祿。有其舉之莫或廢。有其廢之莫敢舉。惠

也。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時也。○上數
 章稱福。單指公卿一身。通不及子孫。留此一着。在末章燕私稱
 慶內。所謂百尺竿頭。又進一步。窺見發策。○諸父兄弟。昔本一
 身。假廟之典。所以尊祖敬宗。亦以展親睦族也。燕私一舉。而凡
 我同生。蕩然無間。和氣浹洽矣。夫兄弟既翕。父母順焉。冥冥之
 中。寧有鑒茲歡悅。而不隆保定之眷者。樂具入奏。以綏後祿。此
 殆實理自然。非僭謾也。

麟按此說善矣。然亦略本講意。曰後祿者。對廟中所受之祿。而
 言。正下文使君壽考也。引長勿替。則受祿于壽考者。又將受祿

于子孫是謂後祿之綏神嗜以下六句不是重複乃與燕者申
言其事以寓已頌禱之意正詩人巧處猶云我輩亦願其如此
也將受後祿而綏之將字須認當不廢而引長之當字慶幸之
意語氣亦略與將字同非戒辭○說通亦云曰後祿者對祭時
受福看彼為先則以為後也壽考已然事順者物理威儀之不
差忒也時者禴祀燕嘗之不愆忘也孔順孔時所謂盡之也俱
捷○壽考壽且考也見鄭箋洪範五福一曰壽五曰考終命固
是兩項祭注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集傳奏音族與祿叶慶
亦祿羊反與將叶飽補苟反考去九反與首叶盡子忍反與引

叶四轉韵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還羣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

輯錄朱子曰此下諸詩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知其為公卿之事蓋畿內之諸侯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詩中言濟濟澔澔絜絜莫莫卒戩卒獲

式禮莫愆。齊稷。匡敎者威儀之盛。此德感所致也。含庾之積。牛羊之繫。俎豆之碩。庶飲食之必芬者。物品之豐。此政修所致也。德與政儀。與物內外而盡。而本末兼備。故以之交神明。則為妥侑。為烝嘗。以之逮羣下。則為獻酬。為燕私。曰萬壽無疆。曰萬壽攸酢。曰卜爾百福。曰以綏後祿。所謂受福無疆也。又按周禮。樂師之教。樂儀。大馭之馭。玉路。記玉藻。言君子佩玉。皆曰行以肆。夙趨以采。薺。或謂采薺。即楚茨也。

說通通詩廢徹不遵以上事神受福之事。以下則燕私稱

慶事○然○燕○亦○祭○中○事○也○首○三○章○一○時○事○而○以○酒○食○牛○羊○禮○儀○各○舉○其○義○言○之○皆○三○獻○以○前○事○也○四○章○則○三○獻○以○後○祝○致○類○報○時○事○也○五○章○六○章○皆○祭○畢○時○事○也○詩○中○之○序○祝○祭○于○禘○是○初○入○祭○求○神○之○時○特○牲○索○祭○祀○于○禘○是○也○潔○爾○牛○羊○剝○身○肆○將○是○既○灌○迎○牲○之○時○特○牲○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是○也○妥○侑○者○是○迎○尸○以○入○拜○坐○之○時○特○牲○尸○始○入○祝○詔○主○人○拜○妥○尸○使○安○坐○是○也○肝○從○者○主○人○初○獻○之○時○特○牲○主○人○洗○爵○獻○尸○是○也○膾○從○者○主○婦○亞○獻○之○時○特○牲○主○婦○洗○爵○獻○尸○是○也○獻○酬○交○錯○是○賓○三○獻○以○後○而○獻○酬○之○時○特○牲○賓○三

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是也。孔燦不愆是三獻後之時。少牢皇尸命工祝致多福於女孝孫是也。禮儀既備鐘鼓既戒是飲福以饗而孝孫往阼階聽祝致告成時也。少牢主人出立于阼階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致成是也。廢徹是送尸以後徹饌之時。儀禮尸俎而佐食徹之是也。燕私則徹饌以後既歸賓俎之時。儀禮主人阼俎籩豆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是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昞昞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昞昞壑辟貌。曾孫主祭者之稱。曾

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者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畝，疆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言信乎以南山者，本禹之所治，故其原隰墾闢而我得田之。于是為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

孔疏：墾，辟貌。者謂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

六帖：周禮百畝為夫，夫間有遂，遂廣各二尺，遂上有徑，十夫為井，井間有溝，溝廣各四尺，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廣各八尺，洫

上有涂。千夫有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大水通流。非人力所治。故不載其廣。深。為川。上有路。遠在井之內。周遭一夫之田。溝在井之外。周遭十夫之田。洫澮川。倣此。其水則遠達於溝。達於洫。以次而達于川。以資蓄淺。備旱潦。順地勢之所宜者。凡地西北高。東南下水。避高而走下。南東其畝。或東或南。紛然不一。所謂疆場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是也。

麟按疆理解。諸家紛紛。各為一說。然兩我字。自昭曾孫。則疆謂為之大界者。謂正其經界。大蔡語也。理謂定其溝塗。則是細料。理其五溝。五塗。五溝者。遂溝。洫澮。川五塗者。徑。畛。涂。道路亦包。

小大合內外言之。疏義獨指十夫之溝百夫之塗以當定其溝塗。則是掛一漏餘。斷不足據者也。若大全安成劉注。豐城朱注。又判五塗以為我疆。五溝以為我理。復與定其溝塗語不類。此句統曾孫所田說。下南東其畝。就一夫所受說。然推于各井類。然亦是統同語也。南東其畝。注疏以下俱無成解。獨集傳云。畝壟也。而引長樂劉氏其遂東入于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語詎之。窳為確然。但恨後人無理會。畝字謂以防水。遂解劉氏語云。其遂水東入于溝。則恐或溢而南。故南其畝以防之。其遂水南入于溝。則恐或溢而東。故東其畝以防之。

此等謬戾蓋始疏義而後遂相沿牢不可拔難以黃文裕徐文
定之書皆不能推究原委致使經傳本明而講疏輒誤殊不知
畝訓壑者即後篇甫田注稍辨壟草壟盡畝平壟字彙云壟
同壑是也蓋古者田非正方畝濶一步長一百步其畊之法一
畝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種于其畎中其畎間之土謂之壑後
取以壅苗根則壑盡畎平耐風與旱既曰畝而又曰壑者謂畝
中之高處漢書陳勝傳輟耕之壑上顏師古注壑上謂田中之
高處字彙壑一曰田埒田中之高處皆謂此也其遂東入云云
自言為田之法故考工又言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

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可見其遂東入于溝則壑必南向
 以對着遂其遂南入于溝則壑必東向以對着遂壑既對遂則
 畎必對遂不言可知是畎通于遂而遂通于溝一縱一橫為順
 水勢也若謂畎以防水則遂之上已有徑矣畎安施乎又畎濶
 一步積而百畝亦一百步仍正方也而遂周其外一夫所耕相
 遂東瀉則南其畎相遂南瀉則東其畎亦是于二者之勢或居
 其一不是一夫而二勢兼有也至一步六尺而廣尺為畎三畎
 三尺故畎字或作剛或又作畎象其形也壑間畎中畎亦三尺
 是一步六尺矣如是亦可云南東其畎言其畎或叶韻耳畎既

訓壑而解如上說亦是對畎言畝而非百畝千畝之畝微不同也此說自余為文徵始備其解今更詳之○周禮注畎通水之小圳也田一夫之所佃也一夫之田百步其間有遂以通水田首之通水者倍于畎則廣深各二尺而名曰遂矣禮書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壑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周禮疏一尺深者謂之畎畎上高土謂之伐伐發也以發土於上故名伐也俱足相發○又禮書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于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于畎則畎非溝也乃播種之地而已一畎三畎一夫三百畎畎從則遂橫畎橫則遂從遂從則溝橫遂橫則

溝從溝遠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而不曲折。不足以殺其勢。
○遂溝洫。澮川雖不同。皆謂之溝。司陰曰五溝。是也。徑。畛。涂。道。
啓雖不同。皆謂之涂。司險曰五涂。是也。亦見禮書。是。余定其溝。
涂之解之証也。匠人曰。凡溝必因地勢。防必因水勢。又曰。凡溝。
防必一日先浚之。以為式。而不更言涂。禮書亦曰。溝成則涂立。
涂立則防立。則意皆謂涂即防。遂之防。遂之徑也。不必別立畝。
以防之。尤明矣。涂莫小於徑。然容牛馬。足以為固。國語司空視。
涂。欲察其脩否。雖兼謂五涂。徑在其中也。子常往云。如世解。當。
改作遂。上有防。然解據。即周禮溝防。別有所為。以畝當之。斷。斷。

非矣。亦是而未暢其說。并詳之。○季本讀禮疑圖注一畝三畝之說曰：一夫百畝之田，縱橫各百步，畝方十步，積百步。今以縱長百步，橫一步，故有一畝三畝之說。蓋六尺為步，三畝三壠，各廣一尺，適得六尺也。畝兩頭盡處謂之遂，遂上有徑，即今田塍也。畝兩頭即匠人所謂田首，壠即匠人所謂伐也。甚覺明于掌果。又引仁山金氏說曰：古所謂畝，潤一步長百步，即今種豆麥者作田畛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畛，向南向東，視水土之利也。亦自曉切，不知畝義。大全何皆不載。○集傳句從鄰反，田司因反，兩字叶。畝蒲彼反，與理叶。

穀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

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雪貌霡霂雨貌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

孔疏至于春日又益之以小雨而霡霂然以接冬澤既已優洽既已饒渥既已沾潤既已豐足

嚴緝李氏曰杜詩云潤物細無聲亦是小雨也蘇氏曰晦印解曰優多也今曰渥決洽也

既義雨雪以時。歛藏發育得其正。故能生我百穀也。○田之辟者禹之功。穀之生者天所賜。於篇首二章述之。不忘本也。

大金山陰陸氏曰。三農之事。雪欲盛而徧。故言霏霏。雨欲微而潤。故言霏霏。

通解優有餘也。涯厚漬也。○此言土膏之饒洽。非雨澤之饒洽也。然土膏固自雨澤中來爾。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賦也。場畔也。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貌。畀與也。○言其田整飭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於是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

客也。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懽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疆場翼翼，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橫，左右翼翼也。黍稷彘彘，或謂萬井其布，廣野或或成文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詩人本欲言此章之事，而先言首章田畝之壑，闡疆理，次章雨雪之滋生百穀，而以此章首二句承上章之意言之也。○丘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酌齊獻尸是也。○安成劉氏曰：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

麟按集傳：或於逼及與翼穡食叶，年泥因反與賓叶。

○中田有廬。墜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賦也。中田。田中也。菹。酢菜也。祜。福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為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為廬舍。以便田事。于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剝削淹漬。以為菹。而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孔疏周禮場人祭祀共其果菹。是祭必有瓜菹矣。醢人豆實無瓜菹者。主說正豆之實。故文不具耳。

嚴緝。蘇羅之上。殺曹氏曰菹。淹菜也。今日是剝。謂以刀剝瓜削治之也。是菹。謂以瓜為菹。淹漬之也。方其削治。未定為菹。故言

是剝及已淹漬知是菹故言是菹

疏義菹不止瓜舉此為例耳

六帖瓜即祭時登豆之物於時造際瓜蕪故薦之蓋秋嘗也非薦新之謂也左氏曰溪澗沼沚之毛可羞于神明禮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以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故曰惟賢者能盡祭祀之義

麟按子由云田中為廬以便田事疆場種瓜以盡地利集傳本此然蘇尤簡直知為兩對集傳瓜攻乎反菹例居反與廬叶考孔五反與祖枯叶則當在三句截此下三章俱同也○集傳酢

菜之酢音醋

○祭以清酒從以騂牲享于祖考執其鬻刀以啟其毛配其血膋

賦也清酒清潔之酒鬻鬻之屬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祭禮先以

鬻鬻灌地求神於陰此上釋前三句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鬻刀刀有鈴

也膋脂膏也啟其毛以告純也配其血以告殺也配其膋以升

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此上釋後三句以求神於陽也記曰周人尚

臭灌用鬻臭鬻合鬻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壝用玉氣也既灌

然浚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以牆屋故既奠然後燔

蕭合豷蕝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此上合六句故祭求諸陰

又釋一義也
陽之義也

鄭箋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孔疏箋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騂牲。言從是相亞之辭。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郊特牲又曰。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是以鬱降神也。又言享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太宰云。及納亨。贊玉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然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繫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之。此下

文○乃○云○執○其○鬻○刀○故○知○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于○祖○者○者○
地○官○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
也○鬻○人○注○云○鬻○金○香○草○也○則○鬻○非○酒○矣○亦○以○為○酒○者○祭○之○用○
鬻○者○之○以○和○塗○郊○特○牲○所○謂○與○鬻○合○塗○是○也○塗○人○注○也○釀○秬○為○
酒○芬○香○條○暢○于○上○下○者○也○然○則○裸○之○有○鬻○和○相○塗○而○用○之○故○鬻○
亦○為○酒○也○鬻○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軛○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
之○用○而○鬻○刀○之○貴○貴○其○義○也○軛○和○而○纆○斷○是○中○節○也○楚○語○觀○射○
父○曰○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管○者○腸○間○脂○也○脂○釋○
者○曰○膏○故○曰○管○脂○膏○也○血○以○告○釂○亦○楚○語○文○也○韋○昭○曰○明○不○因○

故是也。管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
臭之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
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曰。配脾膾燔燎升香報陽也。又曰蕭
合黍稷與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蕤蕭合馨香。注云蕭香蒿
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躬執鸞刀以告牲耳之毛。豆薦其血。蕭蕤其
膏。王氏曰。執其鸞刀者以親殺也。子孫之養其祖考當自致
其力也。祭義注。厭于碑之縣猶繫也。毛筆尚耳以耳毛為上
也。

新錄董氏曰酒以灌地降神。其馨香下達。陳氏曰灌之禮以圭璋為瓚之柄。用玉之氣亦是尚臭也。又曰既奠謂薦熟之時。蓋堂上事尸禮畢。延尸於戶內而薦之。熟祝先酌酒奠于鉶。羹之南而尸猶未入。蕭脂黍稷之燒正以時也。馨香即黍稷也。以天子諸侯之禮。記燭蕭合糴。茹燭。同糴。茹馨香。同六帖全重迎牲祭以清酒亦為迎牲舉也。啟毛。取血。取骨。平者不可以求神。陰陽作眼目。取骨以為升臭之用。以時猶未燭也。燭在奠熟之後。故求神于陰。首句是也。求神于陽。尚不在此。革內。

麟按集傳考亦去九反與酒杜叶刀毛皆自相叶亦在三句截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烝進也或曰冬祭名

鄭箋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
嚴緝烝界祖妣不必以為烝嘗之烝

六帖按特牲祭以清酒是既灌然後迎牲也執其鸞刀三句是
用牲于庭也是烝是享是升首于堂也○是烝是享此正既奠
升奠之事薦熟之謂也專以牲言不兼酒說蓋上章清酒句只
用以求神着此一句以起下迎牲之事非若三章獻尸而

也○祭○中○非○不○重○酒○但○章○意○各○有○所○主○耳

說○通○烝○而○進○之○享○而○獻○之

麟○按○集○傳○享○叶○虛○良○反○明○叶○謨○即○反○通○章○一○韵○然○聚○岡○云○三○句○截○上○是○畫○事○神○之○禮○下○是○獲○格○神○之○佳○是○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六○帖○窠○盛○瓜○菹○犧○牲○俱○一○時○奉○祭○之○物○每○段○各○祭○一○義○耳○無○有○先○後○意

俶○彼○甫○田○歲○配○十○千○我○配○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遼○南○訟○或○耘○或○耜○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賦也。俾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為公田。蓋九一之法也。我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耔離本也。蓋后稷為田一畝三畎。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以上。稍稱壟草。因墮其土以附苗根。壟盡畎平則根深。而能風與旱也。諫茂盛貌。介大。丞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即謂此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言于此。大田。歲取萬畝之

入以為祿食。及其積之。以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遼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又已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故於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

鄭箋。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覓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

疏義攸介攸止舒曠之地可止息之處也○管仲云云出小匡
 篇野處而不暱本作樸野而不暱蓋市井工商之子習為狎暱
 為農之子處鄙朴之地敦本尚實○南畝即甫田之間髦士即
 農人之秀者慰勉之意不可人人曉之惟可與言者與之言庶
 幾達於衆也○此章言其力於農事如此

通解獨勞髦士者以衆人不能徧及因以諭乎衆也○此亦說詩
 之辭不甚重勞只勞者勞之之意蓋有年雖出於天而致有年
 則由於農使不知所以勞之則公卿不垂情于畝畝而坐享其
 成其何以慰農人之心哉故進我髦士而敘其沾體塗足之勞

以勞苦之耳。若作作其勤而警其怠，則是勸之而非勞之也。且此勞之，但管今遼南一畝以下，或作通承，非也。

麟按：集傳田叶地，因反。千叶倉新反。年叶泥，因反。畝叶滿，彼反。各五句，一韵為一截。又一體自古有年句，斷屬上文。注起下者，泥孔說古今相對之語也。后稷為田一畝，三畝云云，本前漢食貨志。苗葉以上言既長也。耨，耨也。墮，愈水反。漢書作墮，音顏。謂下之也。孔說作墮埒也。猶培也。附根，即雖本也。能，即耐字。大全又引漢書云：趙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亦可証前南東其畝之解。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
以泐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齊與菜同曲禮曰稷曰明菜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韵耳犧
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
周禮所謂羅弊獻禽以祀枋是也臧善慶福泐迎也田祖先裔
也謂始畊田者即神農也周禮蒼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
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穀養也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
節也○言奉其齊盛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
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

祈雨。康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
孔疏。春官。肆師。表。齋。盛。告。潔。注。云。稷。六。穀。也。則。六。穀。總。為。稷。天
官。甸。師。注。云。稷。稷。也。唯。以。稷。為。稷。者。以。稷。是。穀。之。長。為。諸。穀。之
總。名。明。猶。潔。也。齊。言。明。謂。潔。清。羊。言。犧。謂。純。色。社。者。五。土。之。神。
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共。工。氏。之。子。曰。句。龍。職。主
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以。人。為。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祭。四。方。
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
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
黍。曲。禮。言。歲。徧。以。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徧。以。秋。成。報。

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郊○特○牲○云○社○稷○大○牢○則○四○方○之○神○亦
 大○牢○此○獨○言○羊○以○會○句○明○非○特○羊○而○已○社○為○陰○祀○其○犧○用○純○黑
 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上○言○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
 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罝○致○禽○以
 祀○祊○注○云○祊○當○為○方○報○之○誤○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
 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耜○序○云○秋○報○社○稷
 鄭○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
 獸○草○木○之○類○皆○為○民○利○有○貢○稅○之○法○秋○祭○之○以○報○其○功○是○祭○社
 亦○在○秋○也○郊○特○牲○注○云○先○帝○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畔

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神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畚。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豳雅七月也。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

呂記王氏曰。田祖者。生而為田。峻歟。而為田祖。若樂土之苑。而為樂祖也。

疏義。羅弊致禽。以祀祫。羅弊。句。羅。網也。弊。止也。以網捕獸。獸盡而網止。則獸所獲之禽。以祭四方之神也。蓋秋獮之禮如此。○神以豐年之福。賜農人。我則因農人而受福。○因報成而知有。○賴於民如此。則又當祈年。而為農人計。身是蓋一時之祭。而報。

祈之意具易者也。○此章言其奉方社田祖之祭如此。

增釋許氏曰：此傳田峻與經三章田變不同，傳以神言，經以人言。○又曰：就意謂后土有二名，同實異社，則祭五土之神，而以句龍配，非祭大地也。

麟按：句龍之官亦為后土，是后土有三也。頗雜。○集傳明亦誤，即反慶亦叶。牛反亦五句，一物為一截，與上章同。純色為犧，當是中犧，社之意。○名物疏：五土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

曾孫來止，以其時乎，徂彼南畝，田峻至喜，播其左右，嘗其旨否。

未易長訟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為然。曲禮外事曰曾孫其侯

其武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饁餉。攘。取。旨。美。

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

者於是以備與也。○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

而嘗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訟。

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其農夫益以敏。

於其事也。

疏義以申首章之意也。自曾孫來止。至嘗其旨否。皆適南訟之。

待至克句
卷下
卷下
卷下

事易治竟畝。即耘耔之事。農夫克敏。則髦士能體勸農之意也。
輯錄陳氏曰。先儒以治兵為外事。然巡狩朝聘盟會之類。皆外
事也。○謝氏曰。攘其左右者。所取非一夫之餉也。或取諸左。或
取諸右。嘗其旨否者。所嘗非止一夫之餉也。何者。為甘美。何者
為不甘美。無不知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曰取而曰攘者。以公卿之貴。而食農者之
粗糲。彼必有所不敢獻者。故攘而取之。

六帖善者實穎實粟之美有者。萬億及秭之饒。
說通此章即首章之今遼南畝。而又提起言之。

麟按集傳。否叶補美。及有叶羽。已反。飲叶母。鄙反。與下章俱。而句一連。然俱于六句。小截觀。注理自見。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也。梁車梁。言其穹隆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箱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未稼既多。則求倉以

處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

是宜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如

此。

此。

鄭箋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
嚴緝鐵火曰稼禾也謂未刈時也今曰伐檀傳曰種之曰稼歛
之曰穡疏云若散則相通此以稼對庾先言稼後言庾是稼為
未刈之禾庾為已刈未入倉而露積之禾也今考經有二茨
墻有茨楚楚者茨皆為蒺藜此如茨與瞻彼唯矣福祿如茨為
屋蓋茅茨非蒺藜也○其庾在野隨意堆積有平和高者如水
中高地之坻有卓絕而高者如高丘之京○如言稼則未刈也
繼言庾則已刈而未入倉也於是求千倉以貯之求萬車箱以
載之先治倉而後箱載以輸之故先言稼後言箱也

疏義以申二章之意也。千倉萬箱以上。發我田既賦一句。報以介福。則介稷黍穀士女之六也。六帖報以介福。須象農夫方好。有飽淳和而安田。故意以即祭時。欲徵惠于神以報之。麟按集傳。京叶居良反。慶亦叶祛羊反。稼廩解。斷當如嚴緝。如茨只言密比。不得又如孔疏着高大說。車梁多解為與梁大。全梁轉語較勝。穹隆者滿起之意。皆望而擬之者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六帖以詩譜說紛紛。不過要將前面三章。旌時溜月次第。

相○因○故○為○牽○合○附○會○以○就○其○所○見○不○知○詩○人○作○詩○不○化○史○
官○作○史○史○家○編○年○敘○事○不○容○錯○亂○若○詩○人○之○旨○一○章○自○為○
一○義○或○順○時○述○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末○或○追○稱○往○昔○
或○更○端○別○敘○或○重○言○復○說○或○因○枝○振○葉○或○沿○波○討○源○換○章○
則○換○事○換○韻○則○換○意○變○化○錯○綜○如○春○山○夏○雲○頃○刻○異○態○不○
可○拿○捏○物○非○拘○拘○以○時○月○為○先○後○也○如○此○詩○本○是○報○賽○之○
樂○當○作○于○秋○祭○之○時○首○章○述○耘○耔○之○勤○二○章○說○祈○報○之○禮○
三○章○省○典○之○時○上○能○感○乎○下○末○章○放○成○之○事○君○欲○報○乎○民○
各○舉○一○事○各○敘○一○時○則○次○章○為○秋○時○之○祭○于○義○既○通○三○章○

不論為省耘省獲都無不可何必瑣瑣傳會也凡說詩全要體會大旨圓詠活脫則觸處虛莊若拘攣局促泥滯舊聞雖屢腐齒落終不出葛藤窠臼矣

講意以詩固重有年上亦重勞農上必為內所以多歸美農夫之辭蓋言有年見得于神不可不祭而祭祀固所以為農也此所以來大田之祭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覃利俶始載事庭直碩大若順

也。○蘇氏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凡其利耜而始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魯孫之所欲，以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鄭箋：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耜畊事，修耒耜，具田器，以之謂戒。

孔疏：以下經始說畊事，則以未得下種，故知既種為相地之宜，而擇其種也。月令云：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司稼云：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種之種，與其所宜。注云：知種所宜之地。

草人云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即分地之利是也故引月令并
云出五穀為之種也計耦事者以畊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
地故計而耦之也未耜之具別言田器則耘耨所用故彼注云
餘箕之屬命民即是戒之故云此之謂戒也既備者辭總上事
以在往年至春始用云乃者緩辭也

嚴緝曹氏曰苗生葉以上皆條直而茂大

既義庭訓直者直則茂曲則生不遂矣○農夫勤斂而得黍稷
茂盛如此用之以順曾孫之欲也蓋曾孫之所欲者豐年而已
故用力致此以順之○一章地廣而能盡畊種之功也

麟按稼與戒叶集傳畝亦滿彼反與事耜叶穀工雖反碩常約
反與若叶則首二句為一截下六句各三句為一截依韵轉折
無疑也通解講意俱欲到六句截非是六帖謂通章一韵亦未
確○既偷乃事虛軍耜併載正乃事之實也故可作一截以辨
之○之事播厥三句又一截以播之○之事○今歲之冬具來歲之
種戒來歲之事○以本蘇子由說也○其實當是言舊歲之冬具今
歲之種戒今歲之事○以碩說苗即大學莫知其苗之碩碩字
今解大學者多似言穀不言苗亦誤○據魯詩世學以農夫耜
上之詩本申公說也○世學又引子由詩傳謂為東坡其失于簡

點如此○碩字既作常約反而與若叶則大學人莫知其子之
惡○莫知其苗之碩亦自相叶也○古諺無不叶韻者

釋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

賦也○方房也○謂乎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實未堅者曰阜○稂童梁

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

賊○皆害苗之蟲也○釋勿未也○言其苗既感矣○又必去此四蟲

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未○然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為

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夜

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盛。蓋古之遺法如此。

鄭箋。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所致之。

釋文。蟻字亦作或。說文作蟻。蠹木。又作蟬。爾雅云。隨所食為名。

郭云。皆蝗類也。

孔疏。以此章承上苗長之後。皆論秀實之事。卑音為遺。刻為成也。文在堅上。卑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卑也。舍人曰。稂一名童梁。郭曰。似莠是也。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也。○卑是未堅。方文又在卑上。初秀始欲結實之。

時故云方房也。謂乎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然也。乎者米外之粟皮。故經者一乎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鎡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其日甲乙。注云物之乎甲始生謂開此乎甲生出也。禾既有穗即生乎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既成則有米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熟成。故云盡堅熟矣。衆德皆熟。故云盡齊好矣。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李巡云食禾心為螟。言其蠢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狀。故曰螻也。食禾節言貪狼。故曰

賊也。食禾根者言其視配萬民財貨故云。蝨也。陸璣疏云。螟似

子方子方最解作研坊而頭不赤。螻也。賊似桃李中蠹。蝨赤頭身長而細耳。或

說云。蝨螻姑也。食苗根為人患。舊說螟螻蝨賊。一種蝨也。如言

殺賊誤姦究。內外言之耳。故捷為文學曰。此四種蝨皆螻也。實不

同。故分別釋之。○姦。災之盛。植者亦食。以稗者偏甚。故舉以言

之。

呂記長樂劉氏曰。穀粒之生。先有房甲。而後充實。既實矣。而未

充滿。曰卑。既卑矣。而未黃綻。曰堅。既堅矣。而可剪刈。曰好。

嚴緝閩宮植稗。最麥傳曰。後種曰稗。疏曰。後種後熟。以其遲晚。

故○勿○穉○也○

疏○義○去○稂○莠○在○人○去○蟲○蝗○在○神○故○有○望○于○田○祖○如○此○

開元四年○二章苗盛而願除蟲蝗之害也○

輯錄童梁之梁說文作節禾粟之穗生而不成者○害苗之草○

分○其○土○力○害○苗○之○蟲○戕○其○根○株○

麟按集傳卑子苟反好許苟反與莠叶三句為一截勝與賊叶

二句為一截火常委反與穉叶三句又一截亦依韵轉折○稂

解餘見曹下泉

○有滄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

斂。齊。彼。有。遺。秉。以。有。滯。穗。伊。憲。婦。之。利。

賦也。滄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

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

百畝。而同養公田也。齊束。束把也。滯亦遺棄之意也。言農夫

之心。先公後私。故望以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

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獲之穉

禾。以有不及。斂之。齊束。彼有遺棄之禾把。以有滯漏之耗穗。而

宜婦尚得取之。以為利也。以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

寡共之。既足以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使

以下餘文

矣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

孔疏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筥穡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筥者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穡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王制及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嘗餼地官遺人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餼而須掬拾者以豐年矜寡掬拾足能自活王者恐其不濟或力不堪事乃餼之

呂記長樂劉氏曰稱謂總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

嚴緝彼處有不獲刈之幼木。○長樂劉氏曰：皆緣豐稔農夫之
力所不能盡取，而無寡享其餘利。

疏義三章，猶得豐年而望雲雨也。

通解：彼以謂彼處以處兼公田私田，寡婦乃民之無告，不得受
百畝之田，與八夫之刈者，五句以下俱農夫望雨之辭，非已然
事，注使字當看。

麟按：此與下章俱在四句截，上四句一韻，下五句另一韻，集
傳音嘒，大全才計反。嚴緝音刺，是也。六帖以與下章俱作通章
一韻，似無據。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

子。饁彼南畝之穫者。而田峻亦至而喜之也。曾孫之來。又禋祀

四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以言騂黑。舉南北

以見其餘也。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呂記東萊曰。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

孔氏所謂略舉二方以為韻句是也。

賦義來方禋祀。來禋祀四方也。語倒如此。○章首四句與甫田

詩

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夫之勤○此則農夫相勸○以慰君上
之心○一為耘耔之時○一為收歛之時也○○賽者報豐年禱者祈

景福○○四章已得豐年而舉報祈也

輯錄吳師道曰○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而亦首稱曾孫○

可以見俗之質厚○而上下親愛之誠○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詩為農夫之詞○故以此為農夫相告○○臨

川王氏曰○田畯至喜喜其趁穫事也○

通解來方來字○即來止來字○若曰曾孫之來○非但省然而已○又

行賽禱之禮○如此方見注中一又字○

麟按魯孫來止農夫之言也以其婦子農夫之與也家要得注
中於是與其字分明集傳兩祀字俱叶遠織反福叶筆力反與
楚茨同。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必楚茨信南山甫田
大田四篇即為幽雅其詳見於幽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
也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城為農人之慶而欲報之以
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
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

